

■李 耕

最是橙黄橘绿时

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已是乍暖还寒的春天。夜来人静，打开床头灯，从枕头底下随意摸出一本书，原来是苏轼的《赠刘景文》一书。“荷花已无擎雨盖，菊残犹有傲霜枝，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”。这是苏轼在初冬写给好友刘景文的诗，短短28字却温暖了世人近千年之久。

苏轼一生遭遇了很多磨难，尤其在仕途上被一贬再贬，然而无论身处何境，身在何方，他会用诗词来表达自己的从容淡定和乐观潇洒，他的诗感染着身边的亲人和朋友。例如他的“粗缯大布裹生涯，腹有诗书气自华”曾经激励了多少人刻苦读书；又如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”勉励和鼓励了多少人对生活的消沉和安慰。

而他的《赠刘景文》极能代表他的精神世界，全诗无一高雅文字，却能成为难以超越的诗词经典之作。“荷花已无擎雨盖，菊残犹有傲霜枝”这两句诗描绘了一幅萧瑟的残秋景象：满池塘的荷花早已凋零，连攀雨的荷叶也枯萎了，而菊花开了又残，剩下那柄挺拔的枝干依然在北风中傲立。耐人寻味的是苏轼在此看重的不是荷与菊的花朵，而是荷的茎叶和菊花的枝干。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。夏天的荷花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，而到了初冬，荷叶荷茎却依旧傲立于池中。李商隐有诗云：“秋阴不散霜飞晚，留得

枯荷听雨声。”而苏轼的诗里点明的是立冬已至，也表达了对菊花的赞美之意。它不畏严寒，傲霜独立。荷花与菊花，一个代表着夏天，一个代表着秋天。一个完全凋零，一个只剩枝干。但是作者真正要突出的是“橙”和“橘”，一年的好景君须记得是橙黄橘绿时，是秋天丰收的季节。

古人对春不吝赞美，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“春宵一刻值千金”“万紫千红总是春”……但是也有文人偏偏爱萧瑟的秋天，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……如果说衰败的秋天代表人的衰老，那么岁月的冬天几乎到了人生的尽头，因而写诗赞美冬天的人很少，但苏轼例外，他用一年好景来突出冬天的美好，这是难能可贵匠心独到的！

苏轼写这诗时已经五十多岁，古代人算得晚年了。一个人在年轻时尚无作为，到了晚年还能干什么呢？因此很多人产生消极情绪，得过且过。“未经磨炼难成功，不经挫折永无真”。诗人告诉我们，不论到什么年龄，只有保持乐观的心态，即使到了暮年也是人生美好的时光。

林吾堂说过，苏轼已死，他的名字仅仅是一个记忆，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心灵的喜悦、精神上的快乐，这才是万古不朽的真理。有人说：“人生缘何少快乐？只因不读苏东坡！”让我们尝尝东坡肉、读读东坡诗、学学东坡的好心态，过好每一天，才不枉来世间走一趟！

一江春水

石 际

HE MING CHA XI

■赵春华

立壁角

吃戒尺

我出生于上海郊区，江南水乡。村名陈村，上海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的笔名。三五村落，黛瓦白墙（因岁月无情，斑驳了墙面，也有不粉墙壁，露了赤膊砖头，便是黛瓦黑墙了，极少有茅草屋的），小河逶迤，屋后池畔多乡土树种，野榆、杨柳、朴树、葛树等等，雨后笼烟烟雾，更有狗吠鸡啼，水牛在落水潭里消磨时光……一帧真切的、淋漓尽致的江南乡野水墨画。似乎没有童年，童年的记忆不是模糊，而是一无所有，车铁箍、打弹子、提提脚等似乎是少年的记忆。真正记得的往事好像从上小学开始的！

乡下少学校，我是在离家三、四里路的大宏小学里受启蒙教育的。走过我家三拱石板桥，朝北走过北赵家堰，泥巴路两边茅草欣欣，有珍珠似的露珠闪烁草尖时，常常湿了鞋面。然后绕过东陈行（后来知道这村子已然不在马陆乡，由戡浜乡所辖），再往北走一里许，便是大宏小学了。听说这是一座庙址，供奉的是杨老爷，不知是哪路神仙。复式班，即一年级至四年级学生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。校长叫陈谷生，还有一个教师姓杨，就这么两个人担负起了全部学生的教学任务。我读到二年级就转到我出生的生产队（现在叫村民组）叫作润堂的小学读书。在大宏小学读书时，有两件事记得很清楚，一件是老师布置作业背书，内容忘了，依稀记得是有大公鸡，还有珍珠什么的。呀！你作业不好好做，这么简单的课文也背不出，站起来，走过去，走到两堵墙相交的墙角角落边，面壁，立正，两手下垂。一切听老师的，老师在我头上竖放一根手指般粗细的竹竿，上头倚着墙壁，不准动，动了竹竿掉下来，给你吃“生活”。忘了不知立了多久的壁角，才回到座位上

去。这种体罚的形式，现在是早取消了。想想挺好笑的，但当时面子大跌，还是很刺痛自尊心的，倒叫我以后不敢偷懒了，认真完成回家作业了。

说说戒尺打手心事吧：大宏小学西边有一片操场还挺大的。我们下课的时候在操场上玩，那天有一个跟我同村的同学小名叫杨根然，大名赵品文。他玩的是吃“棱角”，北方人称为驼罗。我小时候比较调皮，有时候弄出点恶作剧的事情。那天杨根然在玩的时候，我趁他一不注意把他的“棱角”取走了，等他发现时，我已把“棱角”藏到操场边一棵婀娜多姿的柳树的一个洞里了。好几棵柳树呢，还有几棵杨树，也一字排开在操场旁边。上课铃响起，是手摇的铃铛，叮当叮当地响彻学校的空气里，我们像小鸟归巢似地跑进教室上课，可我的心在突突地跳，为那个“棱角”，为自己的恶作剧。后来下课了要排着队回家了，就在那片操场上按照年级排着队。校长出来了，面对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学生，清了清嗓子，突然叫了我的名字：“出列！”一声断喝，像一个炸雷轰鸣，我一下子蒙了，马上清楚“东窗”事发。我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下走出队伍，站在他旁边，面对同学。“你今天犯了什么错，知道吗？”我怯怯地回：“把同学的棱角藏起来了”。“伸出手来！”老师不由分说，拉过我的手，让我手心朝天，“啪！啪！啪！”连打三记！用的是一根戒尺，一寸来宽，两尺来长。手心又痛又麻的感觉。校长也没说什么道理，叫我入列，我当时肯定悔恨交加，羞愧难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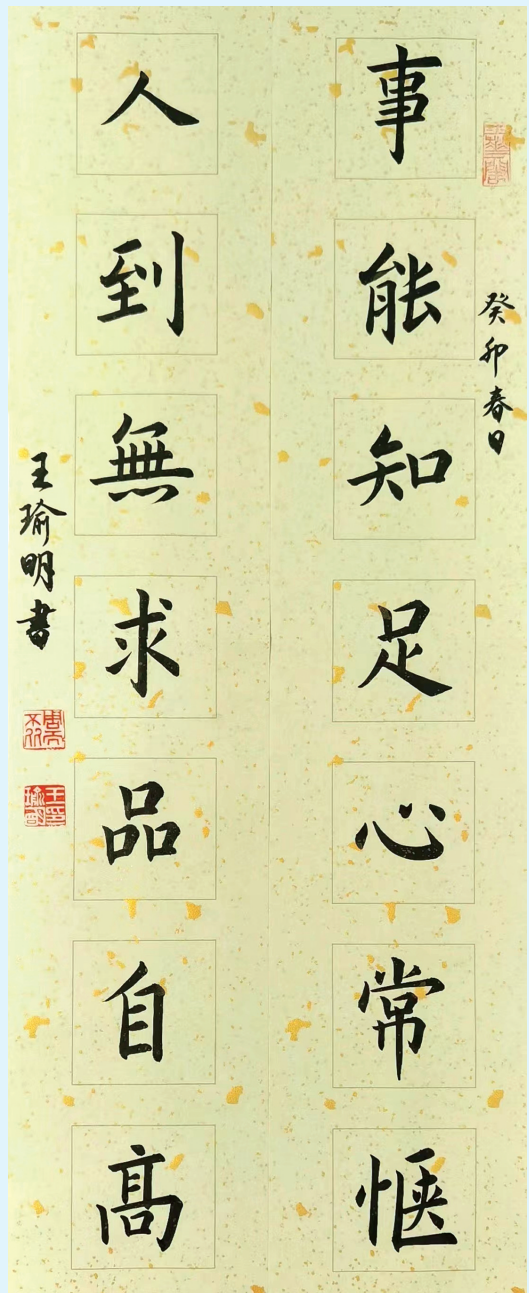
我至今不知道我那个同村的同学怎么知道是我藏了他的“棱角”。他和我同姓，又姓杨，

日后知道因身体不好，过继给了庙里的“杨老爷”，乡下习俗以为这样可以保平安。关于这个杨老爷，嘉定地方史专家告诉我，他就是宋末的抗金名将杨滋，望仙人（1966年改称为望新），嘉定人崇敬他的忠烈爱民，在许多地方建了祭祀他的祠堂，南翔、马陆、戡浜、广福等地都有。为了祛病，乡下也有认过房亲的，将身体孱弱多病的孩子过继给关系相当好的朋友，叫过房爷抑或是过房娘。

大宏庙大抵供奉的是杨老爷，即抗金名将杨滋。大宏庙，大宏小学已在岁月的烟云中消弭了，但大宏村的建制依然在，仿佛昭告后人：忠烈爱民的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、在老百姓的血液中不会如云似雾般消弭，而依然不息地流淌着……



迷离江南



知足

王瑜明

回到那一刻

清晨，微风轻轻吹进阳台，我站在窗边，心头一阵惊喜。开了？开了！真的开了！

不枉我长久的等待，不枉我连日的照料与呵护。碗莲那小巧的花骨朵儿轻轻探出头来，像一位娇羞的少女立在水中。我惊叹着这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，思绪也跟着那粉嫩的花瓣渐渐展开——

几周前的那个午后，窗外是淅淅沥沥的小雨，屋内，画笔落在画纸上沙沙作响。突然，我放下手中的笔，拿起橡皮使劲擦了起来。线条凌乱，结构不当，我质疑起了自己从小想成为一名画家的梦想是不是不切实际呢？我起身走出房间，“妈妈，我想……我想放弃画画……”我低着头，叹了口气。妈妈顿了顿，回答出乎我的意料：“也好，你歇一阵。喏，这是我新入手的碗莲种子，正好可以帮我一起照顾。”碗莲？我只在公园见过池塘中的莲花，从没自己养过碗莲。那时的我开始期待起来了。

思绪收了回来，眼前的这盆碗莲透着勃勃生机，已不是

当初的一粒种子，通过日积月累的生长，终于迎来了它一生中的“高光时刻”。在微风中，它轻轻摇曳，享受生命的欢乐。也许，在莲花看来，这盛放绝不是它最终的宿命，即使化作秋天的藕，也是另一种存在的意义。

突然我心中一震，脑海中划过那些画面：多少个春天，忘我地挥舞手中的画笔；多少个夏日，汗水沁湿了后背依然坚持。是的，画画是陪我长大的伙伴。翻开儿时的涂鸦，我不禁笑了起来，那时的我，从来不想是不是能画好，只享受画画的过程，而现在呢，我却太注重画画的结果。

我重新拿起画笔，铺开画纸，我要画下这朵莲花，更要把这莲花画进我青春的花园中。没想到，真没想到，一幅画，一次挫折，一朵花，竟让我有了这样一份收获！原来，结果本无所谓有，无所谓无，在过程中认真描绘每一刻这都是我宝贵的积蓄。

南翔小学 邹陆萱
指导老师：梁小娟

又遇风起

又是起风时，大地一片生机勃勃。

我站在风中，试问：“风，你为什么每年都来啊？”风不说话，只留下在我耳边掠过的缕缕呼声。

我到过很多地方，看过很多人，但只有风，它好像是愿意陪着我吹的，可风吹到哪里，不是一次又一次地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呢？今年的风也不例外，留下了一些，也带走了一些。唉，风啊，你不知道，你让经历过寒冬的树又一次长出绿叶，你让经受百般折磨的花又一次怒放，你让冬天飞去了的大雁又一次回来，可是为什么，你带走的東西，却永远也找不回了呢？

这十四年里，我不断地找寻你的痕迹；我问过草，它用鲜嫩的新芽回答我，我问过河，它用解冻的河水回答我，我也问过人，人却沉默了。“它一去不复返了。”

是岁月，是时间，是珍贵的青春啊。你一旦吹去那里，就永远不会回头了。

看着手里的时间一点点地

雏鹤清音

